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五十五回 賜婚期早借秦晉

詩曰： 皇恩浩蕩借秦晉，臣子懷慚賜配雙。假冒真時真真假，此心耿耿未能降。

話說上本的差官，打聽得朝廷欽賜忠孝王限一月內擇期迎娶，這件事就沒有什麼干係了。他們也請了天子面諭，帶著護送的排軍等，即日要回轉雲南。

項翁附便寄書文，安排家中大小人。千條言詞都不寫，只說是，已經欽賜要成婚。南金也有親芳翰，問候諸姨姊妹們。督撫差官收了信，員外是，謝勞一一送黃金。眾人結束多停當，那日裡，快馬輕鞭要離京。小姐此時公館住，芳心不定慮還欣。

咳！怎麼是好！偏偏地撞著這樣一位母親。

咬定牙根不認奴，總說是，冒名頂替進京都。言言追究何曾住，句句盤查哪肯疏。羞得我，惡語難當容已變；虧得我，能言會語話還多。不知到底因何故，孟夫人，指定朝官說保和。

呀，正是。那一位少年丞相，她莫非就是孟千金麼？

為甚容顏這等佳？臉兒竟是一枝花。威風凜凜原男子，妙態盈盈仙女娃。彼若果非喬扮者，為什麼，指名而說戀烏紗？

咳，真真奇事！難道那孟小姐改妝前去，竟做了宰相不成？

女人如何有此才，竟能夠，紗貂繡蟒到三台。若言己做朝廷相，自然是，不肯重新扮女孩。這也算來難怪彼，寬洪大量卻奇哉。

呀，我想她既是麗君，為什麼不怪俺冒名女子？

私心妒意一些無，反在她，慈母之前幫襯奴。如此寬洪奇絕了，真正是，相臣量若海同湖。而今御賜完花燭，未知道，這段姻緣竟何如。

咳！那忠孝王的模樣兒，也是個有情有義郎君。

不識他心是怎生，衷腸可願早成親？朝廷欽命借連理，又未知，擇定婚期在何辰？項氏南金心暗想，於時靜坐望佳音。不談父女在公館，且把那，忠孝王爺明一明。

話說皇親父子朝議出來，又弄得忠孝王滿腹狐疑，虛真難辨。

一言不出只長吁，跑上朱輪繡頂車。父子同回王府內，雲牌三擊進宮扉。太王郡主方談笑，看見朝回盡起趨。寶氏整衣迎幾步，江媽在，下邊凳上也抬軀。於時同坐中宮內，尹王妃，不等開言先就提。

呀，今日朝回好晚，可又有什麼事情麼？怎的你們父子又是這般煩惱？

國丈聞聽著須，瞧瞧愛子告王妃。言細底，表根基，說罷情由笑更吁。咳！其實據孤家看來，容顏又有幾分譜。孟家親母糊塗性，她總是，把定明堂作女孩。惹得朝廷翻下臉，這一頓，反聲發作好難挨。如今欽賜成花燭，倒須得，吉日良辰擇起來。武憲王爺相訴畢，太娘娘，驚驚喜喜笑盈腮。

呀，原來如此，我說孟小姐還在雲南。

果然護送進京城，這還有，什麼疑心孟麗君？話又相符容又是，孟親母，如何虛實也難分？真怪事，好奇聞，哪有親生認不真？休怪朝廷增惱怒，這樣個，糊塗情性孟夫人。

咳！可憐呀，孟家小姐竟埋沒在項氏門中了。

富翁倒算好心腸，幾載收留當女郎。萬里程途如此遠，他竟能，親身相送到京都。

咳！難得這樣好人。孩兒呀，爾成親之後，也要當岳父看待。

雖然陌路是無乾，承繼了，孟府千金即泰山。他亦到來因為此，認一個，皇親女婿耀門闌。孩兒爾卻休驕傲，須當個，嫡嫡親親岳父看。

啊，殿下呀！這如今作急要辦理完婚了。

諒亦原非假麗君，況兼聖旨要欽遵。擇吉日，選良辰，限內調停竟娶親。尹氏王妃言到此，小千歲，難分難說只無聲。

話說國丈夫妻，是只將聖旨為憑了，商量著擇期迎娶。這忠孝王卻明知有假，心中的苦處又說不出來。

當下聞聽父母言，一腔悲忿不能言。更面色，皺眉端，背手呼籲只看天。節孝夫人聞此事，心中著實欠欣然。

呀，真正好笑，孟夫人既然不認，還有什麼狐疑？

此女明明假冒人，竟怎麼，朝廷欽限要完婚？果然奉旨成花燭，她倒是，正室王妃比我尊。

啊唷，好生不服！她是個真正的麗君，奴家有何話說？

如今假冒一紅顏，她在奴前怎肯甘？雖則自家無勢耀，也不去，奉承頂替麗君歡。權忍耐，且遲延，到了臨期我再看。如若果非真正室，算一個，齊眉姊妹禮還偏。多嬌郡主芳心想，三嫂江媽走上前。

咳！太王爺太王妃！孟夫人既然不認，諒來一定是假冒的孟千金無疑了，還該斟酌斟酌才好。前者小千歲說：都為娶了我們的郡主，孟小姐所以不肯出頭。如今若再娶假冒的進門，難道無礙的麼？

千歲王妃請主裁，論來也是不應該。並非無理多開口，小王爺，這句言詞說過來。三嫂道完伴冷笑，太娘娘，喜在臉上愁在懷。

呀，江三嫂，爾又呆了。這已是孟千金，還有什麼小姐？

江媽見說面通紅，應了聲，隨即離開舞彩宮。忠孝王爺吁口氣，回身也轉正房中。太妃看見孩兒去，手拉著，郡主春尖附耳通。

啊媳婦，爾乳母好不知趣。為什麼務要爭說冒名來的？

她便虛充與假裝，將機就計有何妨？芝田若當真原配，少不得，完了婚時都進房。三嫂情性剛直甚，反在他，面前爭短與爭長。

咳，做婆婆的，巴不得爾們小夫妻恩恩愛愛，早早地生幾個孫女孫男。

執性冤家不順娘，務必要，娶將原配再同房。如今既有雲南女，管甚虛充共假妝。三嫂真真心性直，跳出來，反言此事不應當。

啊，媳婦！爾對她說，我是為顧郡主呀，下次不可七言八語。

王妃說著笑微微，劉郡主，粉面紅時玉頸低。不表中宮婆媳語，且把那，東平千歲後邊提。

話說忠孝王滿心的愁煩悲忿，真個是難說難分。一回靈鳳宮中，就走入紅綃帳內。

王爺舉手揭紅綃，一進先從畫上瞧。叫句芳卿腸已斷，呼聲原配魄將消。心蕩蕩，意搖搖，哀痛悲酸兩淚拋。

啊唷，麗君妻呀！爾作弄殺我了！到底是酈明堂呢，到底是雲南女子？到底是已歸泉下呢，到底是還在人間？

生死還當有個跡，為什麼，無言只在畫圖中？芳卿何不開口，說一說，誰是真身誰是假？忠孝王爺言到此，止不住，紛紛淚濕繡團龍。觀小像，看真容，如醉如癡問畫中。正在相呼相喚處，旁邊閃過小書僮。

啊，小千歲！換了朝衣罷。

王爺揮淚出紅綃，隨即更衣換了袍。茶也不吞臨臥室，倒在那，象牙床上暗魂消。低攢淡淡雙蛾暈，半露盈盈兩鳳梢。長歎一聲心輾轉，這件事，如今越想越蹊蹺。

啊唷，真真奇絕！那獻來的女子，怎麼竟認得岳父舅兄？

一聽聖諭就臨階，好好把，侍講龍圖拉出來。不但親丁能認得，更兼應對也相諧。若非岳母夫人至，泰山已，穩穩拿她當女孩。

咳！好個岳母，竟還比岳父剛明。

任伊俐齒與伶牙，總是個，斟斟酌酌不認她。當著九重天子面，指名說，保和學士戀烏紗。

呀，且住。據我看來，自然是孟岳母見得明。

女兒究竟是她生，豈有個，離別此時認不清？況且容顏惟像半，斷然是，貪圖富貴冒人名。孟家岳母深明白，所以敢，直指恩師作麗君。如若糊塗觀不的，怎麼在，金鑾殿上發高聲？

咳！如此說來，我麗君原配還是酈老師了。

蘇母前番訴細詳，原說她，已經明白認爹娘。為則為，先偕燕玉何須嫁。為則為，現負諸愆不敢言。待得孤家申了本，她卻又，雷霆大發在朝綱。

啊唷，好利害呀！就是今日的這一番作為，也叫做盡情盡意的了。

一聞岳母指於她，閃出朝班見翠華。赫赫威威寬玉帶，轟轟烈烈挺烏紗。辭帝闕，謝皇家，天子登時怒大家。痛責岳父和岳母，總說是，擅欺廷宰亂談她。

咳！酈老師如是孟家小姐，難道竟是這等狠心？

孤家又不負前婚，守義三年人所聞。非但君前相奏過，就是在，老師面前也曾云。後來迎娶劉家女，卻都是，父母高堂做主分。如若肯隨孤本意，早已向，金鑾殿上去辭婚。只因難逆君親命，無奈何，允了完姻各一衾。就使隱情人未曉，岳母卻，相認時節告分明。老師若果真原配，難道毫無見諒情。想彼行為如此狠，那些像是孟千金。總然鐵石心腸硬，豈有個，不顧丈夫不顧親？細細三思詳此理，又恐防，孟家岳母病中昏。

咳！如今也不用說了，酈老師縱是麗君，我也不敢往虎口拔須，龍頭鋸角。

前次皆因欠裁量，上了道，求恩賜配密書章。一封本奏當今帝，險些兒，惹出災來惹出殃。酈相老師真厲害，就在那，金鑾殿上發威光。嗔冒犯，說荒唐，大震雷霆撕本章。岳父其時都嚇了，罪名盡付少華郎。老師說過朝廷責，白白地，忍恨吞聲氣一場。幾次跪門還不見，沒奈何，計窮力盡托妻房。多方燕玉能言語，挽得個，溫好師生又似常。若再徑行和妄動，直須要，擠將性命與明堂。

啊唷，那還了得！朝廷的聖旨已經曉諭諸官，若有造作流言者，拿問朝前治罪。

孤家雖則是皇親，怎麼敢，復蹈前愆違聖君？曉諭在先重犯法，這一條，欺天大罪更難禁。老師若是孤原配，此段姻緣莫想成。

咳！這也是少華薄命，無可如何的了。

拼得三年守義完，留一個，親生骨肉續香煙。其餘雪月風花事，孤亦今生再不歡。皇上偏偏調弄我，又把這，冒名女子賜成全。

啊唷，怎生區處？這如何依得綸音？

限定成婚一月中，朝廷君恩豈常同？不依便是違天子，遵卻如何娶假充？左右為難難殺我，爹娘又，商量擇吉亂烘烘。

啊唷，君王呀君王！爾不肯做主就是，何必得勉強周全？

假冒裙釵誰要她，聖上也，知臣情性哪貪花。限期一月成婚禮，何苦把，不義之名陷少華。

啊唷，如何是好？又違不得聖旨，又逆不得親言，畢竟除死方休的了。少華好苦！

忠孝王爺輾轉思，又嗔又恨意如癡。只急得，眉心緊皺難分解；只急得，臉暈消殘沒主持。直叫到，暝色半侵簾幕處；直臥到，燈光斜照帳帷時。此宵晚膳仍無用，短歎長吁亂了思。國丈王妃同解勸，他總是，不聽說話與言詞。心似醉，貌如癡，逐日三餐盡減之。武憲夫妻無法處，也只好，遵依君命恐挨遲。

話說武憲王心中思想，雖則孩兒不願成婚，究竟欽限難違，遂遣家人具帖相請項員外飲酒。又送一席到公館中，款待千金。那項公的兒子現做外官，所以他帶著紗帽，穿著宮袍，到親王府來赴席。

武憲王爺接待優，現成的，名班新戲勸金甌。開綺席，列珍饈，十二珠簾捲玉鉤。國丈在廳陪著酒，小皇親，只推有病臥床頭。一天酒筵俱完畢，項員外，辭謝歸來喜帶愁。

卻說項員外酒闌後歸公館，就向女兒道：今日去赴席，老皇親相待甚優，但不知忠孝王緣何有病？說是抱恙於中宮，不能得出來相見。

南金聽說動愁腸，莫非是，不願成婚假做裝？如若那人真有病，倒休叫，佳期耽誤好春光。漫言項女心懷慮，且說亭山武憲王。

話說武憲王請過項隆之後，便與王紀商議道：如今只得擇日央媒了，就是孟親家處不肯認親，此事如何區處？

限期已迫聘須行，婚娶難於草草成。孟相旁觀全不管，卻教下禮到誰門？真怪事，實新聞，如此完姻古未聞。竟若行盤公館去，又使我，目中沒有孟家親。這樁疑案難分處，不識賢妃意怎生？尹氏聞聽低了首，沉吟良久啟朱唇。

啊，殿下，據妾身的主意，倒不如去問一問孟家。

他們如若肯周全，大眾光輝各有顏。送卻新人歸父母，然後再，從容下聘畢姻緣。親家決意丟開手，少不得，迎娶都於公館間。吾盡吾心先問過，那時沒有我們怨。妾身主意該如此，但不知，殿下調停是怎般？武憲王爺聽所說，立起來，雙眉一展大稱然。

啊唷是呀，待孤家親去走遭，問親翁主見。

國丈登時放下懷，朱輪輦出正轅開。難以緩，不能挨，就向龍圖府內來。

話說武憲王一到孟家，龍圖遂出廳中相見。左右獻茶已畢，國丈就坐上開言。

武憲王爺坐椅中，他就把，眉心一蹙叫親翁。弟來特為前朝事，要請教，這段姻緣怎合同？

啊，老親翁，前者雲南獻來的女子聲容俱是，應對無差，親翁自己竟認了。只因為親母猜疑，又命項翁領去。

弟已准擬也非虛，親母偏偏不認伊。皇上而今欽限定，曉諭我，就於一月限婚期。少華因為無曾認，弄得個，愁上愁來疑上疑。茶飯少加言語寡，終日裡，在宮短歎更長吁。若然要任他心願，不過是，守義三年勿娶妻。無奈朝廷君命重，弟思只好要遵依。

啊老親翁，我亦不能洞察是真令愛，抑假令愛，如今朝廷的命下，不得不奉旨而行。

草草難完百歲姻，又恐防，果然屈了令千金。故而特地登潭府，要請教，親母親翁意怎生。如若認將來者女，自然行聘到尊門。目前猶在招商店，使寒家，下禮煩媒哪處行？雖則小兒名望薄，也不肯，輕輕胡亂就完婚。正房原配非他比，若在那，店內迎親笑殺人。

啊親翁呀，雖然親母猜疑，你自己拿主意。

若然看得是尊閩，竟何不，做主差人接了回？弟處再行盤盒至，那時節，大家面上有光輝。如其尊言亦非也，只好到，公館迎親一筆揮。故此特來相叩問，未知得，這樁事件怎施為？亭山國丈言方訖，孟龍圖，冷笑捋鬚雙皺眉。

啊老君侯，我已出了懼內之名，哪裡敢自家做主？

欽限完姻請上專，老夫只好當無乾。府前可說君王說，這叫做，陰盛陽衰女壓男。何必又勞臨軒駕，竟到那，館中下聘理當然。

啊老君侯，悉聽主裁便了，何須得又問寒門？

龍圖言訖淚含腮，武憲王爺立起來。欠體說聲音重了，少不得，要登潭府領尊裁。既然問過親翁意，我只好，公館迎親草草諧。國丈道完辭別走，孟丞相，慇懃送出石庭階。於時上了朱輪輦，轉向皇親府第來。

話說國丈回歸王府，就將孟士元的言語述與太妃。尹氏道：既然如此，我們自作主意便了，不必再問孟府。當下斟酌已定，遂擇定六月初二日行聘，十三日成婚。就煩尹御史為媒，知會吉期於項姓。

只因欽限急如風，難避炎炎暑暑中。御史尹爺隨即往，就把這，吉期道達老封翁。項翁得信非常喜，烏台又，回復亭山武憲公。員外於時忙整備，要尋房屋好從容。

卻說項員外只因店居不便，又另尋了一所吉房，講定多少租銀，隨即移居新寓。

南金進屋喜陶陶，看了看，新覓房兒倒也高。短牆邊，一帶春風紅芍藥；深院內，幾株曉雨綠芭蕉。靜沉沉，隔簾鳥語穿林鬧；輕拂拂，當戶花香繞袖飄。項女見時多稱意，她就在，寓中穩坐待良宵。

話說項員外移居以後，又買一個十四歲的丫頭，與素秋湊對，取名春娟。還要典一所好房屋住身，僕婦現在領看未成。復到銀樓上替南金兌換首飾，一件件請她自選新奇。

紛紛料理好匆忙，只等迎親下聘將。不表這邊高興事，且把國丈府中詳。期日近，事愈忙，欽限難違定主張。彩緞明珠都揀擇，商量又欲請皇章。

話說皇甫府中料理行聘，諸般禮物已全，只少得一封花誥。太妃就自己走到靈鳳宮來，要向龍亭上取去。那小王爺正睡在床內長吁短歎，聽得僕婦們亂哄哄說道：太娘娘站上面桌就拿著了，待我們請誥罷。

千歲聞聽這件情，登時床內發雷聲。嗔從柳葉眉邊起，怒向蓮花面上生。側扣帽沿朝外走，斜拖靴底出幃行。掀繡幕，進宮門，變色高呼叫一聲。

啊唷不得了！怎麼要拿花誥？

這是皇封孟麗君，如何要聘冒名人？朝廷御筆非同小，怎麼竟，未見真身就請行？虧得此時無睡去，我若然，糊塗一覺不知聞。

啊唷，真真可笑！一個冒名女子，竟要把正妃的官誥聘她。

母親忒也太癡呆，花誥是，斷斷孩兒不肯開。若要請將封敕下，除非真正麗君來。冒名女子何須得，只用把，小小魚軒向裡抬。忠孝王爺言訖怒，太娘娘，拍門一叫倒驚呆。

啊唷，冤家！你不肯就罷了，何必要這般煩惱？

王妃言訖就掀簾，沒奈何，走出宮來往外邊。千歲仍回羅帳內，真正是，靴根踏破恨沖天。袍帶散，帽沿偏，如醉如癡坐又眠。尹氏太妃回到外，就將始末告亭山。皇親只得重新寫，另書了，一軸金花紫誥銜。聘禮於時俱準備，初二日，鑲金轎到就行盤。好熱鬧呀！紮花結彩正門開，聘禮紛紛擺出街。一派笙歌從後起，幾層執事向前排。尹爺高坐青紗轎，威凜凜，竟往新居項寓來。員外這邊早有備，也是那，細吹細打接烏台。廳前一擺行盤物，倒把個，項老封翁笑滿腮。

話說項員外一見飛龍盒內擺著王妃花誥，霞帔球冠，不覺一番喜歡，真正心花大放。

遂命家人向裡搬，高廳演戲坐華筵。一班人眾齊抬進，侯五嫂，跳跳鑽鑽打著簾。看幾盒來誇幾盒，見多番又贊多番。堂中擺滿無閒處，珠玉成堆錦作團。小姐南金房內坐，聽了那，外府勢鬧也欣然。

話說項南金坐在明窗之下，前後廳鼓樂喧天，人役們扛抬聘禮，雖則不說，心內卻十分歡喜。

意欲堂前瞧一瞧，含羞又怕眾人嘲。正然低首沉吟處，侯五嫂，趕進房來拉著跑。拖住袖兒朝外走，亂推亂叫笑聲高。

啊唷我的小姐，你還不出去瞧瞧麼？

珠玉綾羅擺滿堂，黃金繡服好風光。還有那，鳳冠霞帔雙全幅；還有那，紫誥金花一軸章。小姐快些前去看，這番榮耀可非常。多嬌聽說芳心喜，就勢兒，玉手挑簾走出房。五嫂指揮呼請看，南金隨即細端詳。從件件，逐樁樁，明帶羞慚暫贊揚。觀到皇封花誥盒，止不住，櫻桃一點綻紅香。

話說項南金見了誥封，不覺笑容可掬。侯五嫂踴躍道：小姐小姐，待我展開來你看，可念念封著什麼夫人。說罷就把誥軸拉開，叫千金觀看。

五嫂是，識字之人先就觀，不等南金開口念。她早已，一聲高叫是王妃。

啊唷，恭喜恭喜！小姐洪福齊天，這不是忠孝王正室王妃麼？

項女聞言笑了聲，自家看看果然真。舒翠黛，綻朱唇，粉面生歡著實欣。也不開言佯咳嗽，挑簾入戶進房門。

啊唷，謝天謝地，保佑奴大事能成。

費盡心思費盡懷，不辭辛苦冒名來。雖然未認爹和母，現在已，眼見姻緣可合偕。

咳！真正夢想不到，我項南金一個富家女子竟要做千歲王妃的。

何期福分這般長，該嫁東平忠孝王。怪不得，別姓提親都未就。怪不得，盧家欲娶又先亡。原來我是王妃命，所以竟，死無緣用聘郎。

咳！真真奇絕，人家說千里姻緣一線牽，我竟是萬里姻緣一線牽了。

盧氏郎君死得奇，分明讓我做王妃。當年如若成婚了，哪裡有，花誥迎親這等儀。今日光耀真極矣，轉眼間，十三良日即佳期。

咳！這等也奇了，難道那真麗君福分倒不及奴家？

皇甫門，命運危，是她愁苦是她悲。丹青寫像留遺影，冠帶更妝出內閨。待得夫家興復了，王妃又讓我來為。這般薄命傷心極，真正是，才貌雙全福分虧。翻笑奴家何所德，現成封誥倒巍巍。

啊唷妙呀，如今也不怕更改了。

就使臨期有變更，我已是，受封納聘彼家人。況兼欽限完婚配，不伯他們不畢姻。項氏南金思到此，笑融融，心中歡喜面生春。慢言小姐香閨事，且表前廳飲宴情。酒過三巡媒欲起，項員外，回盤禮物早排成。多富貴，甚豐盈，也不慚於官宦門。御史登時重押轉，笙簫齊起又隨行。

話說尹御史押回項家之禮，王府內也演戲開筵。那忠孝王坐在靈鳳宮中，到這一天更覺煩惱。

不陪眾賓飲瓊漿，只是沉吟坐在房。短歎長吁心更悶，才眠又起意加傷。萬般愁緒千般恨，偏偏的，風送笙歌到耳旁。忠孝王爺添氣惱，叫過了，那班僮僕發威光。

嗯！家僮們，快些傳言出去，孤家病在房中，還有哪些兒快樂？敲什麼！

諸人垂手應齊齊，只得將言告太妃。尹氏心中憐愛子，密傳曉諭略低些。深宮大院重重隔，小王爺，還道笙歌已住其。

話說這一日王府雖逢喜事，只因忠孝王心內愁煩，毫無些春風喜氣。太妃把一切禮物都交與郡主收藏，自己坐在宮中，也是愁眉不展。

蘇家奶奶更淒然，勉強支持理事端。心掛麗君賢小姐，神傷映雪女嬋娟。難出口，不揚言，痛淚惟於眼內含。尹氏太妃呆坐著，眉頭緊蹙意煎煎。銀鑾殿，笙歌斷續無腔調；舞彩宮，笑語稀疏沒酒筵。冷清清，翠幕不開花院靜；悽慘慘，紅燈空掛畫堂寒。眼前已是傷心色，又遇著，雲氣陰陰欲雨天。王府這番多冷落，只有個，江媽得意倒欣然。漫談外面淒涼景，且表多嬌郡主言。坐在香房無事後，想起了，東平千歲暗牽連。

呀，正是。那冤家不知怎麼樣了？

自從欽限畢姻緣，越要愁來越發煩。日逐少加三頓飯，堂前強問兩回安。無喜色，沒歡言，躲在宮中女子般。又說身軀今有病，不知到底怎生然。

呀，也罷。此刻在宮無事，不免去探望一回。

夫人想罷起身來，整了整，金鳳垂珠壓鬢釵。猶恐江媽多說話，只帶著，一名小婢下庭階。籠翠袖，款紅鞋，就向居宮靈鳳來。折疊扇兒拿在手，挑開簾幕進宮台。只見那，畫堂寂寂少人蹤，朱門半掩影朦朧。夫人才欲推扉入，千歲已，問上言聲誰到宮？

是什麼人掀簾？到宮做甚？

燕玉低低應了聲，推開龍鳳兩宮門。移繡履，款羅裙，走進房中舉鳳睛。只見王爺床上臥，眉消翠暈臉消春。帽沿欹枕容俱瘦，靴腳拖床力不勝。冷清清，繡幔搖風鉤半掛。悽慘慘，金爐斷火篆無焚。堪落淚，可酸心，一派淒涼觸目生。郡主那時忙進步，紅羅帳下問皇親。

啊，殿下，為什麼十餘天來愁煩悶坐，不出來散散心？可有甚愁煩？還該放開些才好。

未識身軀怎欠安，不迎賓客不陪筵。看君面貌都消瘦，還該把，愁悶丟開放放寬。千歲一觀劉郡主，翻身坐起繡衾間。眉暈淺，臉霞殘，斜戴烏紗軟翅冠。拉著多嬌床上坐，歎口氣，淒淒慘慘語嬋娟。

呀！又要金雀夫人到來看我。

孤家心病已深沉，只是思量負了卿。花燭以來長久矣，竟未嘗，夫妻一夜共床寢。

咳！我只望娶了原配，再與你同房。

倒弄出，冒名頂姓一裙釵。進門反要稱原配，孤怎忍，拿著賢卿往下排？

啊，好生惱恨！如今又逆不得君親，只好娶她的了。

待等完姻那女娘，孤家也是不同房。芳卿猶未成恩愛，豈肯與，假冒裙釵反同床？依了限期遵了旨，我只有，空幃冷落一條腸。由她孤宿由她想，任彼延生任彼亡。雖則掛名為正室，情疏斷不當妻房。

咳！金雀夫人呀，你叫孤家哪裡委決得下？

孟家岳母在朝初，指定恩師鄺保和。她若難分真共假，怎麼有，這般膽量勝龍圖？皆因見得分明瞭，所以敢，真說明堂戀紫羅。

咳！賢卿呀！那時候聖上若肯為顧孤家，只用把鄺老師細加一番追究，怕她不吐露真情？朝廷先就一心偏依著她，

也說邪謠與亂談。奏句話來聽句話，那天的，當朝好個曉諭嚴。有人擅議明堂相，拿問金鑾法不寬。皇上已經傳此旨，教孤家，如何再敢蹈前愆。

咳！芳卿，你想朝廷又不肯周全，岳父母又不得做主，難道教我個門生，與老師做對不成？

百計千方亦枉勞，料來伉儷也難調。孤家明曉無成矣，但總是，鬱結於心不得拋。幾次自寬仍自惱，壓根相共病根交。如今凡事休提了，看起來，還要去將命一條，

啊夫人，你試試我手中額上，看可是有些發熱麼？咳，孤家呀，生而何歡，死而何懼！只不過上負父母，下負芳卿。

忠孝王爺訴罷情，兩邊不覺淚紛紛。有心還要多言句，只恐怕，良貞郡主疑心。燕玉性情原最軟，聽了這，酸辛說話哪能禁。神暗淡，色淒涼，一陣傷懷淚已淋。半晌低頭方抬起，略舒玉手試寒溫。

話說這位劉郡主性情賢良，溫柔而膽小，一聽忠孝王這些言語，哪裡還忍耐得來？一手試探寒溫，一手揮彈珠淚。

夫人當下好恹恹，掉轉纖腰倒坐床。款捻春尖眉皺皺，起摩粉額淚雙雙。心內急，意慌慌，竟像王爺就要亡。恨不得，頃刻以身相代病；恨不得，登時割股去煎湯。思妙計，想良方，蹙著春山告粉郎。

啊，殿下，你自己保重身軀，不要說這些言語。

堂上翁姑只有君，真真是，心頭之肉掌中珠。單傳孤脈無昆仲，怎把這，金玉身軀看得輕。既發熱時須早說，公婆也好請醫生。緣何悶悶宮闈睡，自己遲延誤自身。

咳！君侯呀，你既自知自己的心病，就該撇去些愁煩。

就使難於放心懷，不思幾次也丟開。終朝氣惱終何用，君要想，留得身軀好處哉。啊殿下

呀，奴倒有個主意在此。

孟府娘親諒不差，老師或者果閩娃。如今威逼難行了，竟借此，染病之由去請他。鄺相精詳知脈理，聞得說，岐黃已算大名。家。公公如若來求看，夫子難推定到衙。

啊妙呀，鄺老師若來看病，你就可以暗察情形了。

如他果是孟千金，豈有個，鐵石之腸難動情。見你為伊成此病，少不得，另生淒楚一番形。

啊，殿下，鄺老師若然動色，我們就可以商量的。

也休上本奏君王，竟請婆婆走一聲。可去見見皇后面，求她做主母他商。娘娘手足恩情重，還有個，不盡心來不盡腸？中外夾攻相辦起，那時何懼鄺明堂？

啊，殿下，說是這般說，行止即隨你意。

若怕仍然犯老師，這條計策就休施。也不須，相求堂上公公請；也不須，入奏宮中國母知。免說奴家唆聳你，再遭一氣費支持。夫人說罷衷腸語，忠孝王，眼笑眉開贊巧思。

啊，妙啊！真所謂有智婦人賽過男子。

孤家前次欠調停，竟未曾，想到昭陽院裡人。一切舉事都不應，自然難就與難成。若還早有芳卿計，倒只怕，此刻逍遙已做親。可惜夫人相告晚，又教我，悵悵悶悶幾朝昏。孤家算個周公瑾，卿竟堪稱一孔明。足智多謀深拜服，送你個，新傳綽號女陳平。

啊，芳卿好計，孤家依你施行便了。

今朝天暮且從容，明日裡，當退朝中孟宰公。萬一這番如我願，夫人真是大奇功。王爺說到心歡處，手拉著，郡主春尖不放鬆。燕玉見言稱過獎，也生喜氣透春風。情密密，意濃濃，共坐牙床笑語同。直到上燈方始別，劉郡主，依依叮囑兩三聲。

殿下呀，自家珍重，奴明日再來問安。

忠孝王爺跨下床，慙慙親送女紅妝。聲聲撫慰臨門別，句句溫存附耳旁。目視夫人歸去了，一回身，眼前只覺越淒涼。心又想，意重傷，倒在紅羅帶付量。

咳！到底有個談談說說，覺得不甚冷清。